

文峰塔

陈方梁

爬上山岗，离开大路，我们往下走。

一条已经荒废，只留下零碎石块的土路。我说：这是一条要道，曾经川流不息人声鼎沸几百年。

朋友点头。
一片已经破败，尚有些片瓦残垣的山屋。我说：这是一个村庄，曾经人来客往鸡飞狗跳很热闹。

朋友认同。
一块方整的菜地，长得郁郁葱葱生机一片。我说：这是一幢茅草屋，我曾等待过很多时候。

朋友愕然！
没有片瓦，没有残垣，四周草长，泥土松软。一块标准的菜地，看不出生活的痕迹。

我该如何证明？
我想说这幢茅屋有三间，中间厅堂灶头，两边卧室客房，地面山土坚实，顶上茅草层叠；我还想说，这里开着门，那里有扇窗，门边堆着家具，墙角有张床……

终究无言。
很多年前，有人告诉我，他们是夫妻！

我也愕然。
他们是茅屋的主人。
男的认识多年，腿残疾，人高瘦，山风把脸切割得肉干皮皱。他管山，我砍柴，柴对于来自海边的我如此重要，山是他“靠山吃山”的生活之源，于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一再上演。情节一般是这样的：我们找好目标，开始东张西望，确认四周无人，立即挥舞柴刀；这时会突然响起一声大喝，之后是他高瘦的身影，一拐一拐地走近，拿走你的工具让你无计可施。恨之人骨时我断定他一辈子找不到老婆，有次

柴米夫妻

他看我独自啃着干粮竟站了好久，用手指了指茅屋。

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茅屋。适应了光线的昏暗，赫然有一妇人就座。白净丰腴，雍容华贵，手拿一支烟，气定神闲，烟头忽明忽暗。现实中吸烟的女人很少见到，电影里看到的不是女流氓就是女特务。我断定这也是歌脚的过客，点点头正要退出，女人忽然开口，问过情况，掐灭烟头，起身烧火，熟练得如在自家屋头。

丰盈女子，山间茅屋，光线昏暗，烟头闪烁，我有身处聊斋场景的无措，顾不得礼节，赶紧逃出。
惊魂未定时，有人告诉我，他们是夫妻。

亲眼所见，已无需证明，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的事总是让人着迷，之后的日子，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秘密，不断地展开想象，于是有了以下版本：

版本一，指腹为婚。双方父亲是至交好友，母亲各怀身孕，一日月下相聚，你来我往把酒言欢，酒酣兴起，指腹为婚。古以婚约为本，父母之命难违。到了婚嫁之年，纵有百般不愿，也只好吹吹打打上山。

版本二，以身相报。战乱之年，民不聊生，逃难途中，家人失散，妙龄女子惊惧交加，慌不择路又饥寒交迫，脚底一滑昏倒在山坡下。醒来却发现，汤热被暖人善良。想起往事泪湿衣襟，无以回报决然留下。

版本三，抢亲逼婚。山村贫困多光棍，腿有残疾，说媒更是不易。眼看年过三十，想想心有不甘，家人村人一合计，抢！说干就干，安排好地点路线，男人下山女人操办。那天，一顶花轿缓缓而来，众人一声

喊，拥上山来洞房花烛。生米煮成熟饭，只好“嫁鸡随鸡”。

……
我为想到的每一个版本而激动兴奋，而生活却依然不紧不慢、按部就班。山村的日子总是平淡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柴米油盐鸡犬炊烟。他们也和别的夫妻没什么两样，男的总是很早出门，扛一把锄头拿一柄柴刀，这里挖几锄那里砍两刀，回家来不是背着捆木柴就是拿着根南瓜。女人一日三餐，喂猪养鸡管小孩，闲下来时会抽支烟，神情平和，看不出有什么失落或者不满。熟悉后我就常在他们家搭伙，热热饭菜歇歇晌，偶尔也会住一夜。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，她也是落落大方，态度亲切，不管你有什么要求好像都是理所当然，那份与生俱来的气度让你觉得很自然，但又深得看不尽。我的好奇心从未断过，却始终进不进她的世界。我所能判定的只是她来自远处，山里村里养不出这样的女人！还有他们的生活与爱无关，也许他们有过爱情，只是已被时间消磨得无处寻觅。他们是个性女儿和我差不多大，听说我是读书学生，总是很有兴趣地问我这问那，我曾有意旁敲侧击，她竟然比我更惊讶。在她眼中，这样的夫妻理所当然，反而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，很可笑。

于是我也疑惑，也许夫妻本就应该是这样，这里根本没有过“知恩图报”“指腹为婚”的故事，更不存在“抢亲逼婚”这一说。或许他只是厌倦了城里的生活，就想呆在山清水秀的地方。存在的总是合理的，郎才女貌、门当户对理所应当，谁能说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”就是不正常？也许夫妻本来就是过日子的，开门七件事，这里多

的是柴，米也不缺，油盐酱醋偶尔去趟城里也不算太远，还有什么生活比衣食无忧更本质，更实在？花前月下、卿卿我我或许浪漫刺激，但老婆孩子热炕头又何尝不是一种满足。再说，又有多少人、多少日子能为爱情守候？

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一天天过着，冬天过去了是春天，我砍过的柴又长了出来；一条狗不见了，又多了几头猪。生活每天都有事情发生，有的成了谜，有的叫变化，有的变化我们已习以为常，有的变化却在意料之外。有一天，公路开通了，村子再也见不到来往的过客；又一天，煤气普及了，我也不再上山砍柴。我们都需要面对新的生活，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。我选择了离开家乡，读书、工作、安家，娶了个门当户对的老婆；转眼间，儿子告诉我，他谈了个女朋友。

我离开大路，往下走。山路唯有影子，村子只见残垣，茅屋菜叶青青。几十年是多长，是一条山路的荒芜，一个村子的湮灭，还是一幢茅屋的倒下？在茅屋倒下的那一刻，又有着怎样的挣扎？屋顶上随风飘飞的茅草，是如何跳着最后的舞蹈？还有那对老人，无论演绎的是传奇故事还是柴米夫妻，最后长出的都是一样的菜苗。

山还是山，青黛连绵，阳光很好。走来一位山民，肩扛锄头，手拿柴刀。他看到了一块地，平坦方整，土质肥沃，这在山里不多，理应有所收获。他是否夫妇，还留着一个秘密？但他一定不知道曾经有个砍柴的男孩迷恋于这个秘密，而留下的另一个故事。

再许多年以后呢？

追雪

西湖雨

2025年2月22日，追雪宁海大短柱峰，海拔918米。

这几天的宁海高山上与朋友圈里都下起了缤纷大雪，追寻雪的脚步早已按捺不住，于是，一行六人说走就走。

没有目的地，一路往高山方向就对了。因下雪，深望望海岗、岔路王爱山岗都被交通管制，我们从白溪水库经山洋村左拐上大短柱峰，山路颠簸，但一路畅通，车行海拔400米开始，先前淅淅沥沥下着的雨不知何时成了雪，随着海拔继续升高，窗外的雪漫天飞舞，一行人录屏的录屏，唱歌的唱歌，尖叫声呐喊声，一秒回到少年时。最佩服飞飞姐，出发前还在挂盐水，又一路晕车。还有因为我的临时加入只能坐后备箱的雪山飞狐，这弓背弯腰的姿势也不晓得累了。A小开心妹妹说着生活趣事，开心得像只小鹿。我是第一次加入他们的小分队，据说为了看日出观云海，他们深夜出发，头戴探照灯披荆斩棘也要上山，登顶遥望云海弥漫在群山之巅，一路的疲惫只剩惬意与畅快。

车行二小时外，眼前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啊，一把雪撒向天际，感受谢安父子三人以雪赋诗的情景，谢明的“撒盐空中差可拟”已然够美，但不及谢道韫的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的那般富有诗意。一脚下去足有10厘米厚，脚下的咔嚓声，仿佛闯入了童话世界。

又是一年梅花香

杨秀蓉

午饭后，天空仿佛湛蓝的宝石，阳光穿透云层，丝丝缕缕，为大地铺上了金色的锦缎。四围山峦连绵不断，溪水清澈见底，倒映着岸边草木的身姿。鸟儿偶尔掠过上空，时而在草丛中跳跃，飞到树上，跃入水中戏嬉，奏响生命的欢歌，为我驱散一身疲惫。

我循着曲径，一缕缕暗香，悄然入鼻。驻足屏息，深吸一口，那淡雅的暗香是那么的熟悉，梅香！它好似素衣佳人，清冷而温婉地从岁月中款款而来，开启梅花盛宴的序幕。

白梅探出头来，花朵小巧玲珑，色纯如雪，仿若孩童般肆意展露天真。办公楼旁的红梅斜逸而出，花朵繁密，在枝头绽放着生机。转过山脚，来到电厂，眼前一片花海，粉白黄红交织的梅花、蜡梅花如繁星般点缀枝头，繁茂而烂漫，好像云霞坠落凡尘，如梦似幻。梅树形态各异，有的老干虬枝、疏影横斜，别有一番风韵，繁花满簇，蜜蜂在花丛中嗡嗡飞舞；有的身姿婀娜似少女，花枝低垂，花朵娇羞半掩，尽显婉约之态。拿出手机，对焦细看，花瓣层层叠叠，细腻如绢，在阳光下近乎透明，花蕊鹅黄，一丝丝放射开来，微风拂过，花枝颤抖，朵朵梅花随风摇曳，淡淡幽香浮动，美得令人心醉神迷。

抬手轻抚花枝，指尖触到娇嫩的花瓣，轻轻拈起一朵梅花置于鼻尖，淡雅芬芳沁入心脾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手掌心残留下一抹温润。这山花，既有遗世独立的高洁，又有贴近人间的柔情，清新中带着丝丝甜意，使人忘尘。

妹妹打来电话，思绪拉回到几年前梅花开时，妹妹被确诊为恶性肿瘤，需要尽早手术。我听到消息时如雷轰顶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隐约闻到了一丝暗香，是梅香！定睛一看，梅树还没有开花，一个小小的洁白的花苞牢牢地附在枝头。风肆无忌惮地狂吹，梅枝颤颤，显得格外柔弱，仿佛过了多久就会被折断。我顺手折了一枝，插在瓶里，第二天梅花竟然开了，我惊喜地默念：“春天要来了。”

界，心中的小鹿在这密林间蹦跶，便雪地撒起欢来，打滚的翻滚，打雪仗的打雪仗。此时只想傲娇地说一声，去什么大东北，咱宁海也有林海雪原。

寻一片竹林做背景，小心拿出古琴，拨弄琴弦，与飘落的雪花形成奇妙的鸣，感受指尖背来的震动，感受雪花落于肩背的冰凉，又瞬间被震动的琴弦弹开，化作细小的水雾，像是诉说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心绪。闭上眼睛，任由琴声带领我进入一个纯净的世界，那里没有尘世的喧嚣。

雪继续下，赶忙收起琴，要是剑，那雪中舞剑又是另一番景象了，剑的冷冽与这天地间的寒意融为一体，剑锋所过之处，飞雪纷纷避让，一顿行云流水足以武林封禅。

继续往上往大山深处到五山林场之白沙管理处，见一湖泊，静谧得仿佛可听见雪落下的声音，眼前浮现马远的《独钓寒江图》，冰天雪地里寒江萧瑟处小舟一叶，一垂钓者身着单衣，蓑衣与斗笠放于一边，画家钓的是鱼还是有另类隐喻，不得而知。猛然恍惚间却有一只黑天鹅悠然浮于其上。

下得山来，回望那片密林雪花依旧纷飞，再过一小时，他们来过的一切痕迹都将褪去。但我知道，在那片密林处，有一只梅花鹿正在雪地漫步，成为这个春日最美好的风景。

雪落无声，岁月有痕，只要追逐的脚步不停歇，我们总会在林深处封禅。



新视界

春意闹

(蔼莫言 摄)

第385期

潘寿

山景雁

春雪辞

吴云飞

北纬三十度的春天总是来得犹疑，柳梢刚染上鹅黄，玉兰才举着骨朵，一夜之间却被料峭寒意裹挟。我睁开眼，只见满屏的漫天蝶翼——正簌簌坠落，原是春雪携着冬日的余韵，在雨水的节气里跳起最后一支圆舞曲。

这些六角形的精灵栖在樱花未醒的枝桠上，给垂丝海棠织就银丝

襁褓。暖风与寒流在云端撕扯，雪片时而斜飞如素笺，时而盘桓似落梅，最后都化作宣纸上晕开的墨点，在黛瓦间写意成水墨江南。青石巷的肌理被雪线勾勒得愈发深邃，像老人眼角的纹路，藏着经年的故事。

穿堂风掠过，雪粒子叮叮当当撞着檐角铜铃。孩童裹着桃红斗篷跑过石桥，绣鞋在雪地印出朵朵红梅。穿蓝布衫的老妪支起竹帘，看年轻人举着手机在断桥边转圈，雪

花落在他们的睫毛上，凝成细碎的星光。茶寮里炭火正旺，新焙的龙井在青瓷盏中舒展，氤氲的热气与窗外的雪幕缠绵。

这场倒春寒的独白，不过半日辰光。晌午时分，云层裂开琥珀色的缝隙，雪开始化作檐角垂泪。融水顺着瓦当滴落，在石阶上敲出《广陵散》的韵律。桃枝抖落残雪，露出暗红的芽苞，像少女指尖的蔻丹。泥土吸饱雪水，蒸腾起青

草味的薄雾，恍惚间能听见地脉深处种子破壳的轻响。

我掬起一捧正在消融的雪，看它从指缝漏成春水。这场不期而遇的雪，原是冬神遗落的诗笺，被春风谱成转瞬即逝的绝句。当最后一片雪花吻过新笋的尖角，满城玉屑已化作护花的春泥。玉兰的苞衣悄然绽裂，露出内里皎洁的初心——原来白雪不曾离去，只是换作另一种方式，守护着人间芳菲。